

城市阅读系列

市民学堂

第2辑

李东来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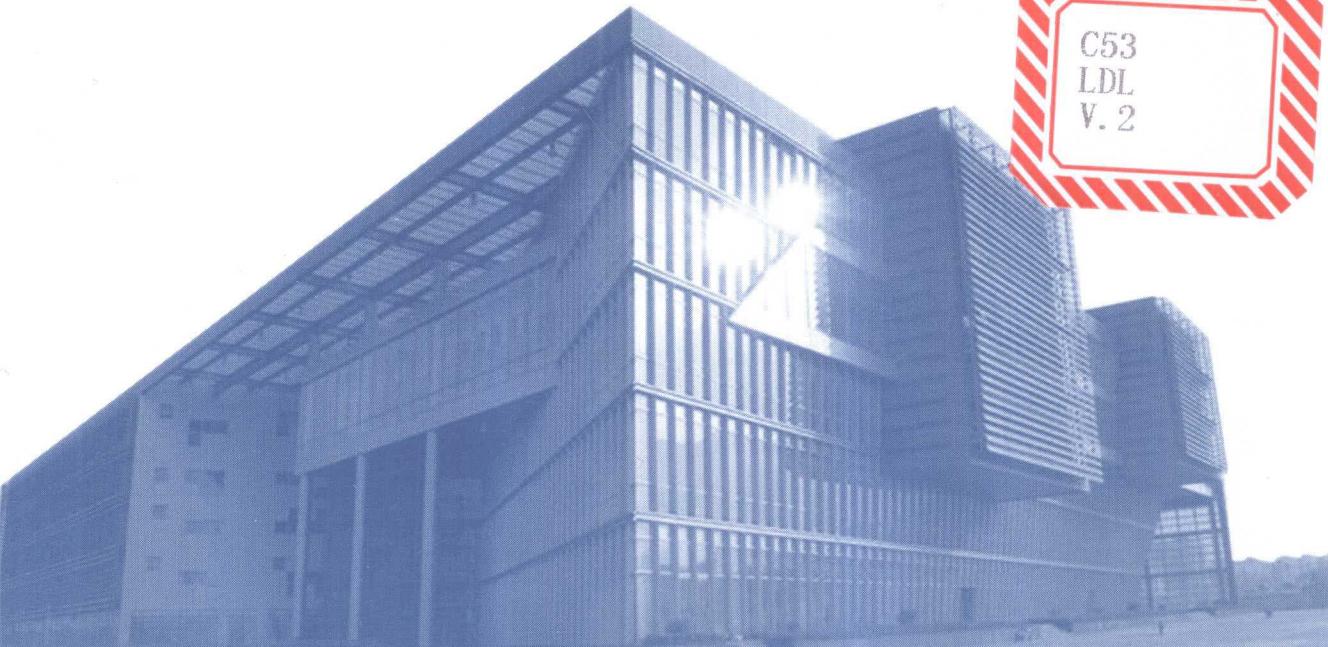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城市阅读系列

市民学堂

第2辑

李东来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市民学堂 . 2 / 李东来主编 . —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8

ISBN 978 - 7 - 218 - 05597 - 8

I. 市… II. 李…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6719 号

责任编辑	魏书苗
封面设计	刘 敬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5597 - 8
定 价	32.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37579604 37579695】

前言

QIAN YAN

知识时代，阅读为先。阅读既是提升学习力的重要途径，又是激发创新力的重要手段。对城市而言，阅读是孕育城市文化，提升城市品味，塑造城市形象的重要方式。因此，城市阅读正日益成为城市的文明坐标、精神元素和人文景观。

近几年来，东莞市委、市政府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快速转型，提升发展能力，营造和谐环境，铸造城市精神，积极开展城市阅读活动。通过学习型城市的创建，完善市民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网络，培养市民终身学习习惯，使每一位市民都成为学习之人，每一位市民一生都处于学习状态之中；通过“图书馆之城”的建设，以有形和无形的图书馆网络覆盖和服务全市，让广大市民工作、生活的每一个地方都成为阅读之处、学习之所；通过举办一年一度的读书节，打造城市阅读品牌，营造城市阅读氛围，培育城市阅读习惯，提升城市阅读能力；通过举办市民学堂，激荡市民思想，启迪市民智慧，促进知识传播……城市阅读已逐渐成为推动东莞城市发展的重要手段和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重要力量。

为将东莞城市阅读之风引向深入，我们推出“城市阅读系列”，旨在让业已蓬勃开展的城市阅读活动进一步传播开去，走近市民；旨在加大市民对城市阅读的参与度，通过优秀的“阅读”，自觉产生并传递和谐心态，提升自我素养和人文精神，迸发创新才能；旨在让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阅读”一切带着城市印记的文化符号。

东莞市民学堂作为东莞城市阅读的生动载体，聚讲师的水平、听众的兴趣和知识的魅力于一体，把时代的思想带到市民身边，让聪颖的智慧照亮城市生活。继2006年9月出版的《市民学堂》首辑之后，我们从一年来50余场的讲座中精选了16场汇编成第2辑，作为“城市阅读系列”的第二本，在东莞第三届读书节这个特别的文化盛事期间全面发行，以飨求知好学的东莞市民们。

翻开书页，品味浓浓的翰墨书香；走进东莞，感悟城市阅读的魅力芬芳。让我们通过城市阅读，共同走向知识的海洋，延展飞翔的翅膀！

目录

MULU

阅读·教育

市民与读书	3
读书、治学与从师	14
亲子阅读——给孩子爱与智慧	23
情商——家庭教育的核心,孩子成功的关键	31

文化·艺术

侠·平民理想·文人心态	43
重读经典,打扫孔家殿	66
苏轼诗中的人生感悟——忧生伤逝与美在当下	77
在生活中发现美、创造美	86
礼仪——为您的形象增添魅力	96

社会·评论

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111
和谐社会与司法公正	120

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问题研究	131
重建人文精神	159
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	168

东莞——认识及展望

轨道交通与东莞城市发展	189
绿色和谐东莞离我们有多远	200

附录

东莞市民学堂讲座目录	215
东莞市民学习网简介	223
市民空间简介	225
后记	227

阅读 · 教育

提示语：

市民读书的意义在于帮助孩子成长，使他们从小受到正确的引导和熏陶。

市民与读书

【嘉宾简介】

梁晓声，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著有长篇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从复旦到北影》、《雪城》，中篇小说集《人间烟火》，短篇小说集《天若有情》、《白桦树皮灯罩》、《死神》等。



【按语】现代人与书的关系，特别是与专业性的、指南性的书，极为紧密，而与人文类的书关系却空前松弛。一个人的一生要过得睿智，除了功利性的读书，还需要文化类书籍的滋养。如今做了爷爷奶奶的人，应该负担起教育隔代人的任务，为孩子的成长而读书。

我想今天我面对的听众应该是一些做了爷爷奶奶或者姥爷、姥姥的人，选择今天这个话题，我想跟这些退了休的老同志谈一谈读书的益处。香港有一位老先生说：在年轻的时候读书是为了学业，在中年的时候读书纯粹是为了工作，只有到了晚年的时候读书才成为自己的事情，才是一种事业。我觉得这种人生总结是非常对的。

人和书的关系

据调查，现在中国的读书人口可能只占百分之五十几。我也看过关于全世界人类和书籍关系的一些调查，我个人觉得，应该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全世界来说，人和书的关系都变得空前的松弛了，读书的人越来越少，这是当代全人类的一个现象；另一种情况恰恰相反，全世界的人与书的关系又极为密切。这两种情况各说明了什么？一种情况是说，其实除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和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贫困人口，大多数城市的人，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和书的关系都极为密切。我们上小学要读书，上高中要读书，上大学、读硕士、读博士，甚至读到博士后，参加了工作之后，还要不断地读书。虽然有网络来加以辅助，但是人和书的关系还是空前的紧密。而这些和人关系空前紧密的书，其实是一些工具性的、指南性的、专业性的、经验性的书，是我们为了谋求到一份工作，谋求到一份工作之后为了稳定这份工作，稳定了这份工作之后还为了在工作中卓有成效所必读的那些书。比如说，一个搞自然科学的工作者，只要他在工作，他差不多一直在读书，和书的关系可能比和爱人的关系更为紧密。尤其在今天这个社会，一个人从事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他想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得比别人更突出的话，他和书的关系必定变得密不可分。

而我们今天其实谈的是另一种读书。除了和你专业有关的一些书，你还读别的书吗？恰恰在这方面，人和书的古老的关系变得松弛了，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没有时间读书了。而且人们为了工作才读的书，不可能做到放下这一本书，随手拿起另一本艺术、建筑或诗歌、散文、小说类的书来读。由于人类和前一种书的关系过于紧密，我个人甚至讲，有时人对书已经感到厌倦，人们已经开始对书产生相当大的一种要离异的愿望。今天孩子厌学都跟这种愿望有关。一个小学生要经历那么多考试成为初中生，初中生要经历那么多考试成为高中生，高中生考大学之后，就把读过的所有的辅导材料都卖了吧？如果一个人读了那么多书才能考上大学，那么我觉得人和书的关系已经

受到了一种伤害。本来和我们人类是极为密切、使我们受益匪浅的书籍，可能在上大学之前就已经变成了想都不愿去想的一件事情。这一种情况，据我想来，恐怕不是世界性的，诚然是中国特色的。

我一直对于中国的这种教育制度是心存疑虑的，和我一样心存疑虑的人也很多。但是没有办法，我想教育部的一些官员们也深知这一点。我在给我的学生们，尤其是新生入学开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讲：你们是受伤害的一代，受中国教育体制所伤害的一代！在你们身上我们看到，人和书的关系是相当不自然的一种关系。虽然我们看到了，虽然你们诅咒这一点，但是无可奈何，谁都无可奈何，原因就在于我们人口太多，必须要用这么一种方法使一部分人有幸进入到学校。因为按照中国青年的人口，如果我们要达到 80% 以上都能读大学，包括我们的农村人口，那恐怕要增加上千所大学，这是我们在 100 年内都做不到的。因此，从长期考虑，中国人和书可能仍处于这么一种并不太美妙的关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有了时间坐下来，泡一杯茶、吸一支烟，安安静静地读一本自己想读的书，这可能已经成为相当奢侈的一段时光。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假如我们 24 小时除了吃饭、睡觉和工作，还能够剩下 6 小时，这 6 小时中我们能挤出 2 小时是属于自己的时间的话，有多少人首选这两小时让自己坐下来读一本书呢？恐怕更多的人会选择听听音乐、看一张碟、上上网。尤其是年轻人，看碟、看电影恐怕要看内容相当刺激的，因为我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压力十分大，一般的解压方法已经不足以使我们感到轻松，所以看碟也要看刺激的，至于读书，大多数人可能都不当回事了。正因为这样，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损失，因为我个人想的是这样的问题：我们所看的那些经验性的、指南性的、专业性的书只和我们做什么工作有关系，那些书会使我们不傻，但不见得会使我们变得睿智；一个人的一生要活得睿智的话，所需要的精神的、心灵的、思想方法的内容，远比专业书所提供给他的要多得多，也比在网络上那些搜索引擎搜索到给他的要多得多。但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因此，我几乎在想，我 2002 年入大学教书，已经送走了好几届的学生，每次从我的学生中发现一些我觉得有灵气的，心里就非常高兴，但是有灵气的学生相对的少，这跟读专业以

外的书的程度有极大的关系。

可以这么说，我们已经出生了的人，或者即将出生和以后若干年要出生的人，这个人不管他是达官贵人、豪门的龙种，还是一般平民百姓家的后代，不管这个人将来是做高端的政治领导人物、科学家、大艺术家，还是注定了要一生过平民的生活，所有的人，他一生所能经历的关于亲情的、友情的、爱情的一切，他遇到挫折也罢，他得意了也罢，痛苦了也罢，一切都在书籍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说，我的一生相当特殊，我将经历在我以前的所有书中没有记录过的事情，这种可能性太少了，连外星人将侵入地球这种畅想都已经有了，你还能经历什么呢？因此，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一个人烦恼、痛苦、失恋、被欺骗的时候，一个人事业如日中天、得意的时候，这些人生的形态书籍中全都有记载。

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人士，他们和书的关系是超紧密的一种关系，要求他们有较闲适的时间来读一些和专业不相干的书几乎是非分的要求。在 100 多年以前，科学家们不是这样的，比如说爱迪生，他一生有 2000 多项科技发明，但是，即使是他，也是一个爱读闲书的人。爱因斯坦也读闲书。那个年代科技发明的情况，还没有达到科技知识爆炸的程度，科学家们用一部分时间、一部分精力就够了。但是今天不行，今天别说做一个科学家，即使在 IT 行业做一个中坚分子，较长时间你不读专业书，你就落后了。所以，至少我个人是抱一种同情的眼光来看他们。他们本来也应该有相当充分的时间来看另外一些书，但是他们天生被塑造成那样的人，这实在是一种个人的牺牲。

关于科学家们和科学的关系，我记得有一则幽默。有一位科学家一进入实验室就是半个多月，后来当一项经历上百次的实验终于成功的时候，他非常兴奋，摘下手套、帽子，这时他才发现他的助手是一位女性，而且很漂亮，他非常惊讶：“我第一次发现你原来是一位女士，而且如此漂亮。”助手说：“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如果我斗胆向你求婚，结果会怎么样？”助手说：“那我将会感到非常幸福，因为我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被自己的丈夫第二次求婚的一个女子，因为亲爱的你已经忘了我们在半个多月以前已经

举行了婚礼。”你看，科学家有时为了科学，竟会将他们的人生遗忘到这样的程度，你还要求他有时间去读闲书，这太不现实了。

还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我大学刚毕业时被分配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我们那时的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要放映一些外国电影。当时，著名导演赵丹先生还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因为他的夫人黄宗英对我的关爱，我和他们夫妇当时是比较熟悉的。有一次电影放映之前，黄宗英老师要我帮忙占座。原来是赵丹先生要请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先生来看一场电影，这场电影一般人是看不到的，票是被控制的。但是开场没到二十几分钟，我看到华罗庚先生起身跟赵丹先生说：“对不起，我还有些事情，我桌子上还有论文，别人让我看我没看完，我得回去。”看那样一场电影对我们来说是学习，对于我来说是专业，但对于华罗庚博士来讲不是专业，他的专业是数学，他的心思都在他的数学王国里。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科学家，我们只能是非常尊重他，他们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我们不能用我这一套和书的关系来衡量他们。

官员少读文化书

还有一类人和书的关系，我个人觉得也是极为疏远的，这就是我们的官员。我这完全是按照一种常识来推断。我想我们的官员至少可以称为最没时间的人之一。他们的会议太多了，他们对文件的学习太多了，他们有时还要动笔答卷，答各种各样政治常识的卷子。他们还要迎来送往，不断地陪着人吃饭。我个人对于官员陪人吃饭这一点，后来有了另外一种认识。我们原来不够理解的人可能认为，你们总在吃饭——用国家的公款吃饭。其实，我想，他们中间好多人对吃饭这件事厌烦透了，他们就愿意回家喝一碗粥、吃半个馒头、吃一点咸菜。他们中午陪客，晚上陪客，从我们的企业官员一直到我们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我们的体制把他们搞得劳累无比，他哪有时间去读书呢？因此，我只质疑一点：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体制不使我们的官员变成这么疲惫的一些人，那可能会使我们的官员把他们的工作做得更好。首先，要使他们感觉到从政是一件相当愉快的事情。官场如果搞到了这么一种

大量侵占个人宝贵时间，其实这也是一种不够人性化的官场。

官员缺少了和文化类书籍的关系，这将影响他们为官的素质。比如说，官员要做任何一个报告，都是讲“官话”。我就想，同样一个意思，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老百姓爱听，而且能听得懂、听入耳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怎么就偏不那么说呢？这跟读文化类书少有关。另外，官员开会发言很多都要拿出稿子来念。现在党中央开会，召集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去商讨国事，有一条纪律：不得拿稿。我非常同意这一点，你想我们的总书记，我们的总理把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召集在一块讨论个什么问题，要征求你们的意见，所有的人都拿出稿子来念，这算什么话？但是，官员脱了稿子之后能不能把自己所要阐述的问题阐述清楚，这还是个问题。

文化认同

我们总书记讲“八荣八耻”，其实讲的是官员的自律问题。一方面是政治的律条，要求官员们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大多数官员在心里还是牢记这一点，不敢犯错；但另一方面，为什么最终还是有些官员翻身落马呢？有一次，纪委的同志跟我探讨这个问题，我说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这也和读书少有关，和读文化类的书少有关。他们可能会想：拉倒吧，你是教中文的，什么事都跟你的文化有关！我说：你听我讲出一番道理来。什么叫文化？一个人有许多认同，一个人从出生后他一定要认同一种文化，那种文化全是一些人生的价值观，如果他认同了这个价值观，这种文化就成为他做人的信条。一个官员一定需要两种信条：一种是政治信条，要有公仆思想、组织纪律，个人服从组织，能消化理解党中央的政治律条；另一种是文化信仰。文化信仰至少在中国古代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仁义礼智信”。在“五四”时期，老一代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可以过很富足的生活，可以三妻六妾的。朱德在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前也是三妻六妾的，他自己的回忆录上写过自己那时候是一个旅长，过的是那样的生活，当信仰了共产主义，参加了共产党的时候，他变

了，他严格要求自己。

另外，朱老总是读文化书的，朱老总是建国初期的国家副主席、民盟中央当时的主席张澜先生的学生。张澜先生当过四川省的代省长，当过军事提督，那时被叫做“布衣张澜”，他个人的生活非常俭朴，还要变卖自己的东西去办学校，以至于当时民间都称他为“圣人张澜”、“巴蜀圣人”。后来，张澜当了国家副主席，一定要搬到北京去住。然后给他选房子，选来选去他都不满意——嫌大，最后他从众多的院子中选了一个相当小的四合院。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那一天，他也没有什么新衣服，国务院批布匹给他做新衣服，他又退了回去。朱德是张澜先生的学生，因此当他一加入共产党的时候，这种文化认同就回来了。这种文化认同就变成一种文化要求，就是我不觉得那种娇艳奢侈的生活美，觉得那样的生活很无聊！他从文化上就否定了。他从文化上就觉得，贪污受贿怎么怎么样，不用新闻监督，不用民众检举，他自己在文化上首先就觉得这太可耻。

文化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看《列宁在十月》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细节：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就要起义了，联合政府那些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人和外国的使者们说，要对付起义，就要消灭列宁。然后雇来了一个密探，让他去侦察列宁，并且去刺杀列宁。这个密探走到屋里，没有人起来跟他握手，他要跟人握手人家都不伸手。为什么？因为这些资产阶级的人会认为，我毕竟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啊，我已经堕落到这种程度了吗？居然要靠密探来干事？这就是文化的自我认同。所以，贵族们也是有自我认同的。你发现在西方的贵族中，他生气会打仆人，有时候会非常愤怒，但从贵族口中一般来说是不会骂出脏话的。他们和中国乡村的土豪劣绅是有区别的。这就是一种文化认同，没有这种文化认同，只剩下政治律条，它本身对人的影响是不够的。

为了孩子而读书

说句实在话，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与书的关系已经就这样了，调整也调

整不到哪儿去了，但我把希望寄托于更小的一代。因此我非常希望，今天做了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的人们，能为我们的孩子们多读点书。你自己读了书，就可以和你们这些隔代的小儿女们进行交流。现在市面上充斥着好多书，比如说《100个使你变聪明的故事》、《100个有趣的故事》等等，图文并茂，但是这种书，孩子一定要具有四年级以上的识字水平才能看。而另一个事实是：当一个孩子已经具备了小学四年级以上的识字的水平，也就是说他识字接近500~600个，能看那种书的时候，他已经不想看那种书了。读书的现象是什么？一个人识字500个，他就想看由1000个字组成的书；四五年级小学生一定要看中学生看什么书；依此类推。因此，《100个使你变聪明的故事》之类的书其实是给学龄前儿童看的，两三岁开始就应该看这样的书。可是两三岁他不识字，爸爸妈妈工作那么紧张，回家之后还要做家务，有时候还要工作，所以，爸爸妈妈一般来说不太能完成那样的事情。我们应该可以要求爷爷奶奶、姥爷姥姥：您退休了，也已经有闲了，您就为隔代人做一点贡献吧！您自己来读一读《100个有趣的故事》，读完之后讲给您的隔代人听！教育隔代人的任务，应该是这样开始的。当你不断地向他们灌输书中的正面价值之后，孩子到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他打开一本书，一看就知道这些书和他所接受的那些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书里宣传自私自利有理，教人怎么样“厚黑”，教人怎么样计谋，他看了就会反感。孩子从小有关于什么是好书的这种倾向性的引导和熏陶会影响他今后自己选什么样的书，但是我们有多少中国人意识到这一点呢？

假如一个三代人的家庭，爸爸妈妈下班回来，一个在上网，另一个去打麻将，借以缓解工作压力，家里头有两台电视机，爷爷奶奶一个在看电视连续剧，另一个在看三国评书，只剩一个孩子。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没有什么交流，交流也就是问：“你怎么瘦了？”“你要多吃青菜！”“你不能只吃肯德基啊？”除了这些话，就没有别的。孩子长大了之后，你突然说：“好好学习，好好考试，排好名次。”然后等他成为一个青年的时候，或者你并没有发现他身上缺少了什么，或者你想到他也一样上网聊天、打麻将，看一些无聊的电视剧，你就说：“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你怎么不像别人一样安安